

错 觉

序

关志超

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的书——长篇纪实文学《错觉——180师朝鲜受挫记》（以下简称《错觉》）。作者徐一朋同志要我为他写的这本书作序，使我想起了60军老军长韦杰临终前的一段遗言。

老军长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对来医院探望他的同志说：

“……我们这些人的时间不多了，主要是要把战争的经验教训留给新上来的同志。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要提高部队现代化战争的指挥能力，把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的真实情况，用现代的观点总结出来……对将来我军作战有好处。”我边思索这段话边翻阅着这部纪实文学《错觉》，使我这个曾参加过这场战争的180师的一名老兵，倍感亲切，格外振奋。因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长期以来，特别是180师在这次战役回撤失利的真实详情和失利原因未能公布于众，而现在以战争文学的形式“把五次战役的真实情况用现代的观点总结出来”反映出来，这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当我彻头彻尾地认真读了这本书后，觉得作者在这方面做到了。

不信，不妨摘录几段看——整个来说，第五次战役是一个大胜仗，共歼灭敌人8.2万多人，是五个战役中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敌人的登陆计划，敌人被迫接受停战谈判。此役，还使我志愿军新参战兵团受到锻炼，取得了在全新环境中对美军作战的经验。

然而，这次战役又应了彭德怀司令员的一句预言：是一场大恶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亦付出了相当代价，战斗减员为8.5万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1：1.038，特别是战役二阶段回撤的头九天，志愿军就伤亡1.6万余人，损失最重的是60军之180师，造成了“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180师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回撤时，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战败了，但是在对敌作战中部队英勇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会磨灭的，他们无愧于“最可爱的人”。他们在孤悬敌后、误入魔圈、粮弹俱缺、伤员增多的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我、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仍殊死战斗。战士们以血肉之躯抵御着敌人装甲之师，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与敌人白刃格斗，成排成连的在白刃格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流尽最后一滴血！

仅两天的连续作战，全师的干部伤亡就超过了该师在国内战争中两年伤亡的数字。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教导，他们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他们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是我军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光照后人的传家之宝——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篇纪实文学中“总结出来”了。

还有——在战争中，战俘——这个作为战争的必然产物，完全是由战

场上的各种因素决定的，包括很多偶然的因素……180师在第五次战役回撤失利，有5000余名官兵被俘，被俘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大部分是受伤或挨饿、劳累致疾倒下后被俘，也有的是分散突围中失去战斗能力或掉队以后被敌人突然包围被俘。

在战俘营这个特殊战场，他们经受住了特殊斗争的考验，表现出了坚定顽强的斗争意志……他们把屠场当战场，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无耻的恐吓，毫不畏惧，敢于公开站出来与叛徒斗，与国民党特务斗，与戴着“民主人道”假面具的美国佬斗，创造出了许许多多惊人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然而，遗憾的是，那些历经九死一生、百战磨难而坚贞不屈的被俘遇害以及被俘归返人员没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公正的对待。可喜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了可喜的变化，战俘的命运也带来了转折，才能果断纠正对被俘归返人员不公正对待这一历史谬误，也才能使这些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多年的英烈业绩，得以挖掘、恢复、昭示和弘扬，为新时期的革命传统、革命正气、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增添了形象化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这些，在这篇纪实文学中也“总结出来”了。

……必须承认第五次战役回撤失利180师受到的损失是非常重大的，这是我军建军以来少有的，我们很感惭愧，要以悲痛心情总结经验，从各方面想办法挽救这一损失……造成这次损失的原因，这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的……倘若我们一方面搞得好，这损失完全可以避免，至低限度可以减少……上上下下许多错觉，错觉……它涉及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自我批评，兵团主要领导王近山的赴京请罪，军长韦杰的临终遗嘱，师长郑其贵的“过关”检查等等真实情况——作者终于把这支部队在第五次战役回撤失利遭受惨重损失的原因探寻出来了，而且以此定为书名，可以想象作者为完成这部文学创作，其勇气、胆识乃至采访的难度和搜集资料的工作量，都将是空前的。

据我所知，这篇作品不少人在50年代就试图写，但没有写成。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缺乏这种勇气、胆识和求真求实的精神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感。

纪实文学《错觉》向我们显示了历史真实的魅力。

时下常有人把纪实文学和人物传记、史学混为一谈。《错觉》是一部纪实文学，不是人物传记、更不是历史论文。尽管其中的人物、事件和发展线索都有其真实的历史依据，但它仍是一部纪实文学，属于文学范畴，因此它允许作者去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进行艺术虚构。我很赞成这种观点：文学和史学毕竟是两种属性，把文学当作历史来研究可以，而当作历史来要求则不可以。因为，虚构，毕竟是不被史家所容忍的。而文学呢？恰恰需要虚构，不虚构则没有艺术。因此——我喜欢这部纪实文学，我向大家推荐这部纪实文学，因为它不仅确实认真地贯彻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回到1951年去“把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的真实情况用现代的观点总结出来”了。而且把历史写得生动形象，艺术真实，跌宕起伏，促人奋起，使人更加聪明，很值得一读。

1996年4月8日于南京

第一章 仓促

谁能想到这场牵动世界政局引起全球动荡的战争，竟把毛泽东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兼卧室变成了运筹帷幄的指挥所 1951 年 4 月上旬，朝鲜战局发展“微妙”。

“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后，为了挽回其失败的影响，乘我军转入休整之际，在“三八线”以南漫长数百里的战线上发起了疯狂进攻，大有一举把战线推过鸭绿江之势。中朝人民军队不畏强暴，逐山逐水，顽强抗击，加之志愿军第二番人朝参战部队迅速赶到，投入防御，才使战线在“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逐步稳定下来。

当朝鲜的战火，熊熊燃烧，逐步向北蔓延的时候，我们的祖国也同样在躁动不安中，度过了难以平静的日日夜夜。

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里，军委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正围绕朝鲜战局的有关问题，通宵达旦地分析着、研究着。谁能想到这场牵动世界政局引起全球动荡的战争，竟把毛泽东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兼卧室变成了运筹帷幄的指挥所。

毛泽东坐在圈椅里抽着烟，周恩来坐在一侧的沙发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望着办公桌上的一份报告，那是志愿军领导彭德怀、邓华等人 4 月 6 日在金化郡上甘岭召开会议后，将他们对战局发展的预测和第五次战役的方案向军委写的报告。

“请你这个智多星仔细看看，我已看过一遍了。”毛泽东一边把志愿军党委送来的报告递给了周恩来，一边抽着烟，陷入了沉思。

从 1950 年 10 月我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开始，到 1951 年 4 月第五次战役打响前夕，我军近战夜战，稳打稳进，时进时退，机动灵活地驰骋在朝鲜战场，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有效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预定战略方针，为春季决战创造了条件。这一阶段，几乎是每战必胜，大量歼敌。就连英、法等国也害怕再遭受更大的损失，担心长期卷入这场战争会削弱西欧力量，感到是结束朝鲜战争的“心理时机”，希望在“三八线”上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了，美国统治集团有些要人也基本同意这种主张。但毛泽东却异常冷静。他明白，美、英、法等国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们想在朝鲜打赢这场战争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的坚决主张，早在朝鲜战争之初，就表明了这个原则立场。先停火再谈判——现在对方提了出来，无非是对他们有利——首先美国就可以保存实力，还可以使南朝鲜的李承晚保有许多地盘和武装资本，美国军队可以赖在朝鲜不走，而谈判嘛，可以无限期地拖延……我们当然不能按照这个路子走，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谈判，对方必须承认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如承认撤军，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国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应从最坏方面着想……最后还要看战场的军事形势……但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然而，饭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是要一仗一仗地打，这就是说，“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毛泽东计划在第工番人朝部队到达后，在 4 月 15 日到 6 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建制部队数万人，发起一次新的战役。

毛泽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将现在在朝鲜作战的 9 个军狐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 6 个军及现在在朝鲜即将补充的 3 个军

（有两个军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 9 个军 27 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 4 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在汉江前线的 6 个军的任务（以后参加第五次战役）；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 6 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 4 个军共 10 个军 30 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 6 月中调用。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战略举措，对以后促使美国“知难而退……解决朝鲜问题”起了关键性作用……涉及到第五次战役何时发起比较合适，毛泽东早有考虑，他原想定在 4 月上旬或中旬。

当 2 月下旬，彭德怀回国向他汇报战况时，他亲自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面对朝鲜战局谈了不能速胜的看法……加之第二番入朝部队 3 兵团和 19 兵团不可能按时到达集结位置；9 兵团虽可到位，但因补入新兵多，必须进行一段时间的战前训练；还有战役必需之物资难以运抵……于是，毛泽东考虑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把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 5 月上旬。然而，现代作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据敌情通报：“4 月 10 日前后，‘联合国军’，在越过‘三八线’的同时，加紧整训在日本的南朝鲜军 3 个师，扩建釜山、金浦等空军基地；其空军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交通线、物资囤积地、军队集结地进行了空前猛烈的轰炸；其海军也加强了对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4 月中旬，美国将国民警卫第 40、第 45 师由美国本上调往日本，与原在日本的美国步兵第 34 团组成第 16 军，准备使用于朝鲜战场。这些迹象表明，‘联合国军’拟在加紧进行登陆作战的准备。登陆地点极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州、元山地区，以配合其陆军的正面进攻，南北夹击，驱我军至朝鲜蜂腰部以北……”毛泽东又燃起一支香烟，目光不停地注视着地图上的朝鲜平壤至元山一线……好一个蜂腰部！难怪美国认为，这部位，正面狭窄，地形有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是朝鲜北部的腹地；占领了这条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可取得有利地位。

“我就不信这个邪！”毛泽东突然转过身来，与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微笑着会意地向周恩来点点头：“报告看完了吗？请发表高见。我看彭德怀他们的分析很有道理：‘现在，我第二番参战部队正在开上三八线，而敌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进攻已很疲劳，伤亡还未补充，部队不甚充实，且后备部队尚未来到，抓紧这个时机向立足未稳之敌大举出击，打一个大的战役，消灭敌人几个师的建制，以加速朝鲜问题的尽快解决……不然，我军动作慢了，坐失良机，等敌人援军开上来，加之海上两栖登陆，势必逼迫我军两面作战，让我处于不利境地……此役原拟于 5 月上旬开始，但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 4 月 22 日开始。’”这样一来，战役准备工作就显得比较仓促了。”周恩来略有所思他说：“记得 3 月上旬，我在天津去看 3 兵团领导王近山他们时，王近山说他们 3 月中旬至“达安东，兵团领导机关 3 月 16 日在北京组建，兵团前卫 60 军 3 月 17 日入朝，都是夜行军，一个师到集结位置一般要半个月左右，全兵团要到 4 月中旬才能到达集结位置……”“不过，这个王疯子会有办法。”毛泽东插话。

毛泽东这句话的用意，周恩来完全明白——王近山是 2 野一员猛将。在担任 2 野 6 纵司令员时，东征西伐，战功赫赫，他与陈再道、陈锡联、杨勇……都是 2 野的赫赫名将。此人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有一股发疯的劲头，因而有个绰号：王疯子。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旅长兼大岳第 2 军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率一个团赴延安担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荣任务途中，在韩略村抓住战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仗。毛泽东对这一仗非

常满意，以后在延安接见旅以上干部时说：“太岳有个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勇敢、果断、有胆略！”在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任晋冀鲁豫军区6纵副司令员，在主动要求打敌3师主力时，向刘伯承、邓小平立下了军令状：“我王近山今天不消灭赵锡田，不回来见你们！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40年后，邓小平对王近山立军令状这个事仍然记忆犹新，他说：“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同样多么需要这种“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和“不叫疯，叫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呵！有了这种精神，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又何愁当前的战役准备工作比较仓促……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再次拿起彭德怀、邓华等人的报告翻阅。之后，他问周恩来：“对作战方案还有什么高见。”周恩来沉思一会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与前四次战役相比，无论是投放的兵力，战线的阔度，还是预想的效果都要大得多。但是，从前几次战役的情况证明，我们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而这次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就预定歼敌5个师（其中3个美军师）另两个旅，恐怕在客观上难以做到……”毛泽东重新翻阅了作战方案的这一段：“……根据敌人战役布势上只有战术纵深的及其援兵主要来自横方向的特点，我采取战役分割包围与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方针，以40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协同39军及人民军3军团、5军团东西割裂，不使敌东西增援。集中9兵团、19兵团、3兵团分别从东西两翼迂回，结合正面突击，分两步：首先将敌美3师、南朝鲜军第1师、第6师、英29旅、土耳其旅，尔后将敌美24师、25师分割包围于德川、永平、议政府、抱川地区，各个歼灭之……”“是呀，看来彭大将军的野心确实不小！”毛泽东拿起铅笔在报告的一端打了一个记号！

这时，江青气冲冲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谁有野心？吵死啦！你们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该休息啦！”江青说罢，转身而去。

周恩来望着江青转去的背影付之一笑。

毛泽东笑着丢掉手中的烟头沉默不语。

王近山突然转身问杜义德，你看在今天会议上我给彭总的保证，叫人家觉得我是不是又发疯了1951年4月6日黄昏时分。

一辆吉普从朝鲜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驻地的金矿洞里急急驶出，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向南行进。

志愿军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坐在吉普车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副政委杜义德坐在驾驶员后边的座位，身子随着吉普车的颠晃不时被从座位上弹起，又重重地摔下。不管车子怎样颠簸，王近山的脑子里仍然回想着这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部署即将发起的第五次战役时，向他提问的那些话：“……3兵团目前正在开进途中，一定要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集结完毕，怎么样王近山？能不能保证按时集结到位？”王近山叫道：“放心吧彭总，13号以前保证集结完！”彭德怀随即征求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和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志的意见，“20号左右发起攻击行不行？”杨得志回答：“3兵团都没有问题，我们早入朝两个月，更没有问题！”宋时轮说：“我们也没有问题，

保证 20 号以前我们做好攻击准备！”这样，彭总才决定于 4 月 22 日发起战役。

想到这里，王近山突然转身问杜义德：“老杜，你看我今天会议上的保证，叫人家觉得是不是我又发疯了？”“你说什么？”车子在颠簸，对王近山突然的问话，杜义德没有听清楚。

“我说在今天会议上我给彭总的保证，保证 3 兵团 13 号以前集结完，叫其他同志觉得是不是我又发疯了？”王近山略带解释地大声说了一遍。

“哦……”杜义德没有直接回答。但作为比较熟悉王近山的杜义德，对王近山的心情是理解的……杜义德和王近山算得上老相识了，早在中原野战军时，王近山和杜义德就分别任 6 纵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后，2 野 3 兵团成立，王近山、杜义德皆任 3 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 10 军军长，王近山兼任 12 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陈赓任 4 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次陈赓受命组建志愿军 3 兵团时点了王近山和杜义德的将。3 月 16 日在北京组建兵团领导机关时，你看王近山和杜义德那股亲热的劲头，王近山一见杜义德就朝他背上击了一拳，“老伙计，咱俩又在一起了！”奉命入朝之际，陈赓腿伤发作，不能率部入朝，尸兵团的指挥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这两位姓“副”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肩上。因此，在这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王近山就显得踌躇满志，一副想打好出国第一仗，想一鸣惊人的样子。杜义德记得，会议上，王近山十分健谈，不断地向别人谈出自己的看法：“我对彭总这段话特别欣赏：‘美帝纠集它的仆从国搞侵略，号称联合国军。其实，我们志愿军才是真正的联合军，我们一个兵团驻的地区比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地盘都要大。’……是呀，我们 3 兵团就是从祖国的大西南地区，抽调 3 兵团的 12 军，4 兵团的 15 军，18 兵团的 60 军组建的。鉴于三个军来自三个兵团，称为 3 兵团。为了抗美援朝，咱们走到一起来了……”“还有，彭总这段话大重要了：‘这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场大恶仗，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伤亡，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我看要告诉我们的战士，要准备打恶仗，而且要准备场场都是恶仗……”“这次战役，敌人投入的兵力，我看还不够咱一个淮海战役打的呢！志愿军参战的部队这么多，加上朝鲜人民军，我们地面作战兵力超过敌军一倍有余，居于优势。”“我们 3 兵团这次担任中路突击，在 15 公里的正面上，我集中 3 个军的兵力，三个打一个，死打硬拼，完全可以歼灭敌人成师成团的建制部队。”当时，持有王近山这种疯劲的指挥员还有一些：他们把国内战争的老办法，机械地搬到朝鲜战场上来，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误认为仅仅是人力，而不善于把战术技术特别是火力包括在内。战役发展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不和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有机结合起来万万不行；只有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疯出一定的水平……现在，王近山确实又发疯了，但在朝鲜战场上要疯出水平来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吉普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颠簸着，突然轰隆一声掉进炸弹坑里，王近山和杜义德下了车，这时，正好有一辆卡车从对面开了过来，司机急忙上前请他们助一臂之力。

“同志，请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4 野。”卡车司机用打火机点着香烟老滋老味地回答。

“不要暴露火光，有敌机！”

“那是‘挂灯笼’的夜航机，还远着哩！”卡车司机似有经验地慢声慢气

他说，“来，我喊一、二、三，咱们一起推！”

“一、二、三，一、二、三……好哪，上车吧！”

上车后，王近山转身面向杜义德，“你现在还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呢？”“哦，那个问题：是发疯了，不是发疯了，反正你都讲了，我还回答什么呢？”杜义德面带微笑。

王近山望着微笑的杜义德：“你这个滑头鬼！”“不要争论这个了。我看，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你给彭总的保证！”杜义德说，“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实质吧……”“你是说现在应立即检查一下部队的准备工作情况，看能不能保证按时集结到位？”王近山说。

“对。”杜义德回答干脆。

“其实，咱俩想到一起了，我给彭总下保证时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王近山慢条斯理地说，“如果部队不能按时集结到位，战役就不能按计划进行，这是要抓家伙的……说实在的，当时我完全是凭着一股疯劲给彭总下的保证，考虑到我们这支部队能打能走，打遍大半个中国，特别解放大西南，每天都在跑步中前进，入朝行军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很难说，敌人的飞机到处轰炸，说不定会影响部队行军的速度……60军是我们兵团的前卫，我们到60军去看看怎么样。顺便了解一下有的部队入朝三天后就断粮了是怎么回事？”“我完全同意。”杜义德微笑着点点头。

吉普车在怒号的夜风中向南奔驰，已距伊川不远了。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部队越来越多——运送物资的车辆和赶赴集结地域的部队都在抓紧天亮前的时间尽快赶路。

“砰！砰！”忽听东边传来几声枪响——这是防空警戒哨发现敌机后鸣枪报警。

枪声一响，公路上人员向四处坡沟上散去隐蔽。

片刻间，敌机嗡嗡地飞过来了，好像有四五架，由于天黑，看不清敌机的型号，只听见嗡嗡的发动机声越来越响，眼前刷地一亮，接着听见司机喊：“敌机投照明弹了！”“照明弹！”王近山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了看手表。杜义德望着一闪一闪的照明弹，联想起一首《照明弹》的快板诗吟了起来：

照明弹，
不中用，
好比瞎子打灯笼！

“你真有办法，联系实际，出口成诗！”王近山一句一顿，说得有板有眼。

“对不起，这不是我的创作。”杜义德说。

“谁的创作？”王近山问。

这就是我们马上要去的那个单位：60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毕革飞创作的，60军上下都喜欢称他为‘快板科长’、‘兵的诗人’。”杜义德说。

“好哇！照明弹——，不中用——，好比瞎子打一灯——笼——。”王近山一边重复着快板诗，一边望着司机，“小鬼，加大油门，闯过去！”

从南充到成都匆匆上任的韦杰，临行时连他的老搭档、川北军区政委胡耀邦为他准备的一顿送行饭都没来得及吃

“往后传，拉开三步到五步的距离！”

“往后传，缩短距离跟上！”

前面散步，后面跑步。一支长长的军旅，传着口令，急匆匆地夜间行进在三面环海一面连接我国大陆的朝鲜半岛上。战士们背着武器弹药，40

公斤以上的负荷，抗着冰雪融化的寒冷天气，闯过敌机的轰炸、封锁，从 3 月 17 日跨过鸭绿江开始，经新义州、定州、新安州、海南里、江东、三登等地，已经急行军 500 多公里，历时 10 多天了。他们必须尽快地到达集结位置，参加即将发起的第五次战役——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参战部队之一的第 3 兵团前卫 60 军。

同一天，60 军军长韦杰也从第一番入朝参战部队匆匆赶回。

他是奉命提前入朝带着 60 军一批师、团军事主官到第一番入朝参战部队实习之后匆匆赶回部队的。

艰苦长途跋涉的取经取宝，在韦杰那张清瘦的脸庞上布满了一层黝黑和憔悴，这位一向军容整洁的军长，浑身上下风尘仆仆，薄薄的嘴唇不断渗出丝丝血珠，只有那双黑白分明的有些细长的眼睛仍然闪烁着炯炯光芒，流露着他内心的坚毅和兴奋，想念着他即将见到的部队。

这可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具有丰硕战功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啊！它是徐向前、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胡耀邦领导的 18 兵团 60 军和 61 军的老底子。再往前追述，是晋冀鲁豫军区的 8 纵队和 13 纵队，属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领导。刘、邓大军南征后，这支留在内线的部队，在徐向前、周士第直接指挥下，8 纵队首先在山西立住了脚，与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的队伍周旋，继而歼灭了阎锡山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团”。13 纵队主力 37 旅，即曾由皮定钧指挥过的有名的“皮旅”，参加过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曾受到陈毅司令员的表扬，以后编入徐向前、周士第领导的华北军区野战军：兵团。1949 年 2 月，华北军区部队统一整编，= 兵团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18 兵团，所属的 8 纵队和 13 纵队分别改称为 60 军和 61 军。以后，两个军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先后打运城、战临汾、攻太原、进军西北和西南，打了不少硬仗恶仗……抗美援朝，韦杰担任军长的志愿军 60 军是由原 60 军 179 师、180 师加上原 61 军 181 师合编而成。韦杰原为 61 军军长。原 60 军军长是张祖谅，西南解放后，60 军兼川西军区，而 61 军兼川北军区。整编后的志愿军 60 军大多是四川籍战士和起义人员，还有不少的学生娃娃兵……179 师、180 师补充的起义人员就将近占 50%，而新调入的 181 师虽没有补充起义人员，但新兵也占 70% 以上。在这样一支匆匆调整的部队面前，从南充到成都匆匆上任的 60 军军长韦杰，临行时连他的老搭档，川北军区政委胡耀邦为他准备的一顿送行饭都没来得及吃。上任后，首先想到的不仅是党中央、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而更重要的是自己肩负的责任：如何把这支部队带好……。而当前的任务是把这支队伍迅速带出“天府之国”，入朝参战，尽快开到预定位置，作好战前准备……。然而，韦杰觉得战前这样那样的准备，指挥员提高文化，学好现代战争知识，掌握现代指挥艺术，才是最重要的准备。那时，这个部队文化程度偏低，在师、团机关中，有小学语文程度的就算知识分子了。更谈不上有懂外文的。记得在河北换装轻武器一律更新为苏式装备时，在 180 师，有些武器的说明书未能翻译。出国前，还是 180 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赴京开会，特地将一份高射机枪的俄文说明书带去，找到他在苏联使馆工作的小姨子，托苏联驻华使馆武官；才将说明书译出……。这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不仅要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懂得现代化的军事科学知识，有一套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本领……。部队成份新不要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下来就是老兵，关键是要抓住带兵人，……于是，韦杰带领 179 师师长吴仕宏、180

师副师长段龙章、181 师师长王诚汉等一批师、团指挥员到南京军事学院临阵磨刀，如饥似渴地进行短期的集中学习。学习回来，韦杰抓紧部队入朝前的短暂时间，完成换装、打坦克、打飞机、近战夜战的训练和组织入朝动员，并决定按 181 师、179 师、军直和 180 师的序列开进，之后，他又率领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原班人马提前入朝，到第一番入朝参战部队现地实习，实践军事理论，发挥指挥才能……——这个把军事知识联系实战进行学习，又把学到的军事知识运用于实战的过程，正好体现了韦杰的带兵之道。这个出身在广西东兰县一个壮族农民家庭的韦杰，年仅 13 岁时就参加了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走上了革命道路，当了赤卫队员，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当邓小平、张云逸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成立红 7 军时，他找到了红军，光荣地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以后，他跟随红 7 军来到了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韦杰参加了红军总部举办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朱德总司令亲自讲课，使他大开眼界，增长了知识。他在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参军后几乎天天行军打仗，从来还没受到过正规训练。这次集训，确实学到了真本领，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韦杰把集训班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战中：在他任红 3 军团 5 师侦察连连长时，部队开展抓俘虏比赛，他带领侦察连深入敌后，周密计划、巧设计谋，一个月就抓到三四十个俘虏，并抓到了敌人的副团长，全连受到师的嘉奖；红军长征途中，韦杰带领侦察连作为全师的尖兵，查敌情，探道路，及时为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在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侦察连在关北与敌先遣队遭遇，韦杰机智果断，指挥部队生俘敌少校军官，全歼敌尖兵排，夺占了娄山关，为主力部队重占遵义城奠定了基础，受到团长彭雪枫的赞扬……现在，韦杰在回到部队的路上，一路思前想后，不知不觉到了伊川附近的 60 军军部宿营地。

这是位于山坳里的一座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韦杰的吉普车开到军指挥部附近停下。站岗的哨兵首先发现了从车上走下来的军长，于是先一声喊：“军长回来啦！”随着哨兵的喊声，政委袁子钦和副军长查玉升、参谋长邓仕俊、政治部主任李哲夫等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看着幢步走来的韦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互喊着：“军长回来啦……一号回来啦……好哇好哇！回来了回来了……”可以想见，战役即将发起之际，军长及时从第一番入朝参战部队实习之后赶回部队，对大家心理上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韦杰上前和军里这几个领导一一握手：“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你提前入朝实习往返的路程不比我们少……部队更辛苦，他们至少有 40 公斤的负荷，一夜要走将近百把华里的路程……180 师过三登后，部队带的粮食大部用完，每天吃炒面行军……在行军路上，经常遇到飞机封锁，为了提高通行速度，许多干部在几公里以外就带领部队跑步通过，一跑就是十几公里左右，有的干部战士体力不支掉队了，有的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我可以毫不夸张他说，这里除了空气中不缺氧，其他一切几乎和当年红军长征时的条件相差无几，而成批敌机不停的骚扰则是长征时不曾遇到过的……所以，有人说，这和当年长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袁子钦和韦杰一见面，一口气就说了这么多。

“不错，这对部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韦杰问，“现在部队都到指定位置了吗？”“181 师 4 月：日就到了指定位置，179 师昨天赶到，180 师还有一天的路程。”邓仕俊向韦杰汇报，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两眼充满血丝，

看得出来，繁重的司令部工作使这位参谋长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部队遭受空袭有伤亡吗？”韦杰接着问。

“有。540团一营营长王正方在行军中遭敌机轰炸牺牲，有8人负重伤，有一些负轻伤的下面没有报上来，还有一人失踪……”邓仕俊继续汇报。

“什么，还有人失踪！”“这是540团宣传队的宣传员，叫唐小军，四川刚参军的娃娃兵，入朝后的第二天遭受空袭后，就跑到高射机枪连行军，走了两天后，不见了，我们分析，可能返回祖国……”李哲夫觉得是他份内的工作，接着向韦杰说。

“打退堂鼓了！这还行吗？……”韦杰突然停口不说了，他站在军事指挥员的角度，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娃娃兵怕敌机空袭，不在自己单位行军，跑到高射机枪连去行军，是不对的……但他为什么不跑到别的连队行军，而偏偏跑到高射机枪连去行军呢，娃娃兵很聪明，他知道，高射机枪是用来打飞机的，至高射机枪连行军安全一些……可是，一路上，从行军到宿营高射机枪并没有打飞机，其他武器也没有打飞机……为什么没有打飞机？据说主要是一些指挥员怕打敌机后，暴露了目标，敌机来报复，对付不了，不下命令让部队打……这是消极防空。韦杰联想起这次在兄弟部队实习也给他介绍过这种情况：敌机很疯狂，飞得很低，几乎要碰上电线杆，“抓帽子”，战士实在忍不住了，一个连长把连里的武器组织起来，打下了一架敌机，以后敌机反而不敢来了……以后有人问这位连长，“你没有请示就下命令打，如果上级追究怎么办？”连长说，“好办！我可以这样说，我是按当时敌机轰炸扫射，战士普遍要求打的实际情况下命令的，就像哨所打防空枪一样，敌机临空了，你还要请示批准后才打防空枪吗？”这位连长真有那么一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魄力，不多久，直接提升为营长……韦杰想到这里突然站起身来，面向邓仕俊：“我看，我们的防空工作，要通过这次行军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往的防空，敌机来了，部队就近疏散，卧倒，不许来回跑动，这是消极防空……以后的防空，敌机来了，要一方面疏散隐蔽，一方面组织火力对空射击，这样的防空才是积极的……我们当然要积极防空，不要消极防空。”

韦杰稍停一下说，“当然，不仅防空工作要总结一下，后勤补给工作也要总结一下，刚才听政委说，似乎有的单位已经断粮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惊动了彭总，还有一段插曲哩！”袁子钦示意李哲夫，“请主任给军长讲。”“事情是这样：前不久，我们给志司拍了一个电报说，有的部队已断粮断炊，开始用衣服、毛巾换朝鲜老乡的粮食，搞饭吃，请速给予补给。彭总接到电报很恼火，把电报给了洪学智，洪学智看过电报后，很有把握他说，‘这个电报情况反映不准确，60军不缺粮。彭总说，‘部队都开始拿衣服换粮食了，怎么不缺粮。’洪学智说，‘我手上有个统计，60军虽然粮食不多，但还有三到五天的粮食，我已派一个参谋去看了，请你放心！’但彭总仍不放心，他怕洪学智派去的参谋回来报假情况，又把自己的秘书杨凤安找来当面交代，叫杨凤安马上到60军去一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凤安到军里说明来意后，袁政委说，‘请转告彭总放心。部队还存有三天的粮食。有的单位出现了用衣服和毛巾换朝鲜老乡的鸡和酸菜吃的事，我们是担心粮食少了，部队违反纪律，才给志愿军司令部发了电报。’杨凤安很快赶回志愿军司令部把他了解的情况如实汇报，彭总这才放了心。昨天兵团首长王近山、杜义德来检查我们的战前准备工作也问到这个事，我们也将这个

情况作了汇报……”李哲夫把这段情况讲得较快，他边讲边留意韦杰的脸色。

“惊动了彭总！惊动了志司！惊动了兵团！60军要出名了……仗还没有打哩！”稍停一会，韦杰问，“兵团首长亲自来，有什么指示？”“主要是来明确作战任务，你在友军实习没有参加这次志愿军召开的会议所以他们来亲自传达……”袁子钦说着面向副军长查玉升，查玉升将早已准备好的一份记录稿交给韦杰：“总任务没有变：战役定于4月22日发起，组成三个突击集团，9兵团为左翼突击集团，3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19兵团为右翼突击集团。3兵团正面突击，9兵团和19兵团从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1师、英29旅、美3师、土耳其旅、南朝鲜军第6师，尔后再集中力量会歼美24师、25师。3兵团以12军、60军为第一梯队，15军为第二梯队。60军为兵团左翼突击部队，由高台山出击，首先突破地藏峰，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割裂美25师与土耳其旅的联系，牵制美25师、美3师，相机前出至釜谷里，协同兵团主力歼灭敌人……”“兵团首长刚走不久，接到了志司一封电报，要我们60军接替188师和26军的防御任务。”参谋长邓仕俊边说边把电报递给韦杰。

“由于参加第四次战役的部队，在战役发起前就已缺额很大。

经过两个多月的机动防御以后，减员继续增大。彭总决定以第二番入朝部队逐次接替第一番入朝部队的作战任务。命令60军于4月13日接替183师黑石洞、马巨里之间的防御任务和26军铁原西南地区防御阵地，阻止敌人进攻，掩护兵团主力集结……”韦杰看完电报，走到作战值班室，在地图上校对了一下部队接防位置和各师集结地域，用手丈量着距离。

“看起来，军的指挥位置还要靠前一些，参谋长，马上作好转移准备……战前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问题要说……”“还有几个具体问题：主要是粮食和弹药问题，如弹药按志司规定尚缺一半……现在部队都吃稀饭，均在担心粮食能否得以解决；一批山东籍新兵还未到达；一批朝鲜翻译在4月22日才能配到部队……”邓仕俊说。

……问题是60军，4月13日就要接替26军的阵地了！

韦杰和邓仕俊不约而同地望看作战值班室里翻着的1951年4月9日的日历……

第二章 立国际功的机会到了

在南朝鲜釜山一所陋室里，李承晚身穿宽宽松松的睡袍在做着晚祈祷
1951年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南朝鲜釜山一所陋室里，李承晚身穿宽宽松松的睡袍，在做着晚祈祷。
李承晚是一名基督教徒，他每天临睡前做一次晚祈祷，已经养成习惯了。

你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圣像跟前，双目紧闭，神情木然，口中念念有词，好像有许多话要和上帝讲，向上帝汇报，要找上帝帮忙、保佑似的。

李承晚要上帝帮忙、保佑的事实在大多了。

首先是美军在朝鲜战场的连遭失败，不仅给李承晚“借美军之力统一朝鲜”的迷梦大泼冷水，而且由于战败的影响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以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政治首脑们为一伙，担心由于中国出兵入朝参战，使朝鲜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已不可能以武力统一朝鲜，战争趋于长期，必将削

弱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影响美国全球战略部署，而主张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有利地位之后，同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则坚持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直至建立美国控制下的“统一的朝鲜”为止，甚至打到中国大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和国会这伙政治头面人物占了上风，有消息传说，美国对停战谈判，已开始“在想方设法，就像是一群猎狗在寻找线索”。而麦克阿瑟却被杜鲁门撤销了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把指挥权交给了李奇微。

李承晚还念念不忘他和麦克阿瑟的那一段交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麦克阿瑟的军队占领南朝鲜后，李承晚突然得到一股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的支持，麦克阿瑟要在南朝鲜找一位他信得过的统治者。当时，麦克阿瑟曾经询问其他亚洲人，特别是蒋介石。蒋介石当时从未见过李承晚，但他从可靠的途径对李承晚有所了解，主要是通过一位名叫金九的流亡者，此人曾担任过李承晚临时政府的“总统”，战时和蒋介石都呆在重庆。蒋介石和李承晚一样都是皈依的基督教徒，又都是反共老手。所以，通过这个关系，麦克阿瑟曾在汉城当着金九的面，明确表示要李承晚担任统治者。麦克阿瑟为欢迎李承晚回到汉城还举行了仪式，在一番热情洋溢的介绍之后，李承晚登台亮相……以后，朝鲜内战爆发，汉城失守，李承晚记得，是麦克阿瑟重占汉城，他当时泪珠盈眶，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我们敬佩您。我们把您看作我们民族的救星来热爱您。”……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麦克阿瑟虽未把被中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的南朝鲜军放在眼里，但在反共这一点上，麦克阿瑟无疑是最坚决的，同时，对南朝鲜的帮忙，也作了努力……后来继他之后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官的李奇微，对李承晚的支持就比麦克阿瑟要差得多，态度也更冷淡……李奇微是冷淡，但李承晚对李奇微更冷淡，李奇微还是他来到朝鲜的第一天由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陪同去看过李承晚。那时，李承晚的脸色也很冷淡。似乎这位新来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与他的前任司令官一样，在战场上的全部作用只能是命令部队后撤，再后撤，然而当李奇微有力地握着李承晚的手，表白他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准备着长期呆下去的。”而这句话一出口，李承晚那原本冷若冰霜的脸上，却露出了温暖的笑容，甚至眼睛都湿润了……但李奇微说话不算话。不久，李奇微告知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要他通知李承晚撤离汉城。李承晚在电话里请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转告对李奇微的质问：“李奇微将军说过，他是准备长期留在朝鲜的，可现在他刚到朝鲜一个星期，就要撤离汉城，难道他指挥的军队只会撤退吗？”……虽然以后汉城失而复得，但那是中国军队主动撤离的呀……现在，麦克阿瑟的职务都撤销了，你李奇微升官了，“难道你这个司令官不来看我，还要我李总统去看你不成……”“谁不知道你李奇微的老底子，你去年底才满55岁，比我小多了。你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门罗堡，是美国正规陆军一位炮兵上校之子，在西点军校1917级中，在冰球队里打过球，在橄榄球队当过领队，20年代在西点军校组织过体育项目，而当时麦克阿瑟却正在那里当校长……你以后在中国、尼加拉瓜和菲律宾服过役，带过兵，打过仗……1942年，你担任第82空降师师长，以后率领这个师投入了诺曼底之战，然后又指挥过一个军……那又有什么了不起。我李承晚20年代就封以朝鲜高级专员的头衔，离开故土达30年之久，过的桥也比你李奇微走的路多，什么甜酸苦辣的滋味没尝过……我还找了一

个欧洲老婆……”“大总统，您在说什么呀！”李承晚的欧洲出生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打断了他的祷告。

一般说来，李承晚做祷告是很少发出声音来的，就是发出声音也很小，而这次这样大声祈祷，只有这位对政治现实极为敏感的李夫人弗朗西斯卡知道，李承晚有什么事要找美国人了……李承晚会有办法找到美国人的：那就是通过这位李夫人和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之间，逐渐形成的一种“小小的程序上的谅解”关系：按照穆乔回忆说，如果她觉察到“李承晚打算做些她认为是不甚适宜的事”，就会打电话给穆乔，建议他来走访。她在电话里无需具体说明；“来电话就是提醒我有事。”然后，穆乔就会“找些借口，说是顺路来拜访这位老人。如果我坐的时间长一些，他就会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在那些十分危急的日子里，她总是采取这种办法。”那是刚到釜山，美军指挥官完全不顾“南朝鲜的存在”，硬把从汉城逃之夭夭的李承晚和他的政府残部“靠边站”，使得美军指挥官与李总统的关系达到破裂的地步。这位老人的尊严受到严重挫伤……他曾一度真想把“统一朝鲜”的实际权力让给美国人。但李承晚心里不服，他想作出“一种姿态，向保证提供帮助的联合国成员国发电报要求支援……李夫人觉察到这个事后，立即打电话给穆乔，穆乔接到电话后以拜访的名义会见了李承晚，李承晚当即提出，要穆乔帮他在华盛顿的大使馆转送一份电报……然而穆乔知道，南朝鲜的电话电报，甚至釜山到东京的商业电报都为美国陆军所控制，只有经军方许可才能用军甲电台向南朝鲜驻华盛顿大使馆把这份电报发出……于是，穆乔派专人带着电文到美 24 师通信处，没有想到该师的新闻官把电报给扣压了，理由是李承晚这份电报的内容“……与上级政策和本师所接受的确切指令相抵触……”穆乔派去的人再三解释说，“这不是作为新闻而发布的材料，这是以李总统的名义发表的一份声明，与美国陆军无关系……”穆乔与军方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他晓得找军方办事的难处，眼看同 24 师通信处舌战两天，依旧一无所获，只得把这场官司直接打到该师师长迪安那里去……老天爷帮忙……迪安对通信处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电报发出去吧……”天哪！现在是深更半夜了，李夫人打电话给穆乔，不会被人说闲话吗？……弗朗西斯卡顾不上这些了，她“照例”给穆乔打了电话。

20 多分钟后，穆乔来到李承晚的住处。李承晚说：“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啦！”穆乔“照例”还是说“顺路来拜访，刚才有事到蒋介石驻你们这里的大使王东原那里去了一趟，在返回的路上，见你们的住处还亮着灯，估计还没有休息，顺路来看望……”“你到王东原那里去，是不是去落实麦克阿瑟计划动用蒋介石三个师到朝鲜作战的事，还准备邀请国民党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访问东京和朝鲜，对吗？”李承晚问。

“你真是老谋深算，叫你猜着了……不过，我这次去，不是落实麦帅原来计划的那些事，而是去处理那些事，”穆乔不断解释，“我的大总统，你想想，麦帅都已经解职了，那些事还能谈得上落实吗？”“照这样说，麦克阿瑟原计划给我们装备几个师的事也就吹了！”李承晚插话。

“这你可说错了！处理蒋介石的事和你的事是不同的。你知道，为你装备陆军的事，我一直在奔波……”这时，李夫人给穆乔端上了一杯热茶。穆乔说了一声：“Thankyou！”（谢谢您！）喝着热茶继续说，“我们这些文官和军方打交道难啊！我有好几次知道李奇微在第 8 集团军那里，有事要找他，当我的专车驶到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正门时就被卫兵挡驾。

他们声称，只有上校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进出此门，我掏出大使身份证，也无济于事……”李承晚暗暗佩服这位老资格外交家的工作经验：能自然地不从正面直接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反而自己诉起苦来了……但李承晚知道，穆乔是在打“迂回战”，他决心问个明白：“看来，装备部队的问题是李奇微在设障碍，是不是？”“不是李奇微在设障碍，似乎是你们自己在设障碍。你听我这样说，会感到突然吧！老实告诉你，昨天我在第8集团军指挥部找到李奇微了，他直截了当告诉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们装备更多的部队，主要原因是你们的野战指挥官水平太低，没有能力指挥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他要我告诉你，在你们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他不打算再同你们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穆乔边说边看李承晚的表情。

李承晚站起身来摇摇头说：“不，不，这是李奇微在刁难我们……指挥官无能吗？在战争开始后不到两个星期，韩国军队就更换了两位总参谋长……部队不能打吗？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抵达鸭绿江的是韩国第6师……我们有取之不尽的兵源，为什么不给我们装备起来，我明天去找他说理……”“算了吧，李奇微正在忙于组织一次新的进攻行动，抽不出时间和你讨论，我以后给你周旋、多磨好吗？”穆乔看了看手表，“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你们也该休息了。”

Goodnight (晚安!)”李承晚和弗朗西斯卡恋恋不舍地把穆乔送上了车。回来后，李承晚终于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但他显然睡得很不踏实，歪靠在高枕上的脑袋，不时地神经质地抖动一下，义抽搐一下，好像在示意：要钱，要装备……

李奇微顿时一惊，难道这第二番人

朝的志愿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经过约一个星期的苦心谋划，李奇微和新上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终于制定出一个代号为“狂暴行动”的新的进攻计划，企图将正面战线推进到一条新的目标线——“堪萨斯线”，即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再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襄阳一线。

在制定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揣着勃勃雄心，抱着首战殊荣的目的新上任接替李奇微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范佛里特一再向李奇微建议，再来一次仁川港式的登陆，把突击目标放在东海岸的元山，以配合正面进攻……然而，这位被西方军界称为清醒的李奇微将军，却否定了范佛里特的建议……李奇微明白，进行这样一次登陆不但杜鲁门不会批准，而且动用兵力过大，对方“三八线”以北兵力雄厚，东西海岸都加强了防御，难以做到出其不意。如果不成功，那他自己和美军的威信更加下降……李奇微尽管有时也免不了好大喜功，然而让他下大本钱来动真格的时候，他还是比较谨慎的。特别是他的对手彭德怀将军——一个曾经把蒋介石主力部队打得全军覆没、闻风丧胆的人民解放军将军，不是个等闲之辈，更不是轻易就能对付的。虽然仁川登陆大胜，但那时志愿军还没有参战。况且那次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只留下了一支警卫部队保卫该城，其中大部分为新近应征入伍的，训练不足，没有实战经验……至于最近虽然夺回了汉城或者占领了一些新的地区，但李奇微心里有数：“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中共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中共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霄，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中共军高踞于荒凉山头的坚固工下，我们不得不

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因此，李奇微仍然决定部队按原计划以美 1 军、9 军为左翼，以美 10 军和南朝鲜第 3 军为右翼在各个地段稳步向前推进！

但李奇微万万没有想到，当部队向“堪萨斯线”的突出部“铁三角”即铁原、金化、平康方向推进的时候，却遇到了志愿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他突然接到了美 25 师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他们在高台山附近遭到了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 3 兵团的顽强阻击，望司令官增加兵力……“这不可能！”李奇微顿时一惊：“难道这第二番入朝的志愿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尽管这是事实，但李奇微怎么也不能相信。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得到的情报是，第二番入朝的 19 兵团虽已到位，但补入新兵较多，还没有进行战前训练，……而 3 兵团是从中国西南匆匆整编于 3 月中旬跨过鸭绿江，徒步行军至少也要半个多月才能到达集结位置，而从集结位置拉到“铁三角”的高台山附近加上临战训练最快也得三天……可现在距“狂暴行动”发起不过两天！绝不能是第二番入朝部队……但不论怎样，现在都应该立即拿下高台山。李奇微看着地图，高台山西侧，是由汉城通往平壤的铁路、公路的交会点；东侧，是由议政府通往东海岸大港元山的公路，北侧是铁原及东西海岸铁路、公路的交会点……对于这个标高 832.1 的重要高地，他决定拿出他当年空降师长的拿手本领，用直升飞机空降部队占领山顶，配合正面进攻把高台山拿下……兵与兵斗的是勇，将与将则是斗智。

彭德怀早在 3 月 14 日晨主动撤离汉城后就对下一步的防御做好了布置。这时第二番入朝部队 19 兵团已经入朝，3 兵团已于安东、凤城地区集结，准备立即入朝。在元山地区整补完毕的 9 兵团主力也完成了向金化、平康地区开进的准备。彭德怀估计 3 兵团和 9 兵团主力到 4 月中旬可到达指定位置，4 月下旬可开始新的反击战役。为了给下一战役创造有利条件，以及根据“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地形特点，确定下一次战役的进攻出发位置为西起西海岸的长渊，东向新院里、白川里、漏川里、朔宁、芝浦里、华川、杨口、麟蹄、襄阳一线。

为了控制这一进攻出发位置和使新入朝兵团有进行作战准备的时间，要求第一番入朝部队主力从第二线防御阵地至“三八线”要阻滞敌人 20 至 25 天，即到 3 月底 4 月初；从“三八线”至我预定进攻出发位置，再争取 20 至 30 天时间……当 4 月中旬李奇微发起“狂暴行动”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再经“三八线”附近至襄阳一线进攻的时候，志愿军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的 19 兵团、3 兵团及在元山地区整补完毕的 9 兵团主力已先后在南川、市边里、兔山地区，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并立即展开进行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其中 9 兵团的 26 军、19 兵团的 63 军、3 兵团的 60 军已加入防御作战序列……彭德怀为了便于部队出击，决定再诱敌深入一步，于 4 月 15 日命令防御部队在 17 日晚上向预定的进攻出发阵地逐步后撤；同时命令其他各突击部队向进攻出发阵地开进……在志愿军防御部队后撤期间，美 25 师、24 师先头部队进到铁原附近，彭德怀命令 60 军接替 63 军和 26 军的防御任务，坚守至 22 日从现地发起第五次战役……60 军 179 师接替 63 军 1 师黑石洞、马巨里之间的防御任务后的第二天，美 24 师就以 11 辆坦克伴步兵向 179 师 535 团前沿阵地攻击前进，团长王玉成带领一营、二营顽强阻击。当日，敌人猛攻三连阵地。三连二排长周建荣指挥灵活，他发现最先头的三辆坦克窜至三连阵地侧后，便指挥机枪火力杀

伤敌人步兵，使其步兵与坦克脱离。尔后他率领四名携带反坦克兵器的战士，向敌坦克攻击，这时，绕至三连阵地侧后的三辆坦克慌忙掉头后撤，其第三辆坦克掉头时陷进稻田里，挡住了逃路，敌坦克手弃车逃命，战士们展开火力追击，战士李泓当场击毙敌一人，二排缴获坦克 3 辆。这一仗，60 军初试锋芒，3 兵团政治部给三连二排记集体功，给周建荣记一等功。

60 军 181 师接替 26 军 78 师的防御任务后，在铁原西南涟川西北的内村、陶唐村、收营洞和汉洞地区，181 师 542 团团团长武占魁，他根据当面进攻之敌兵力雄厚，由土耳其旅、美 3 师、英 27 旅各一部组成，且敌人空、炮火力很猛的特点，在防御兵力的部署上采取了“少摆多屯，前少后多”，在火力运用上采取了“前重后轻”，并令善于防御的三营以主要力量扼守铁原至汉城公路及两侧有利地形，首先在天德山、夜月山进行四天的顽强阻击，击退了敌人坦克、炮兵、航空兵支援下的七次进攻，守住了阵地。

在高台山、541.9 高地和大松亭里地区，部队进入阵地后，20 日 9 时许，美 3 师和土耳其旅就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 181 师 543 团三营七连阵地轮番发起进攻，连续六次，均遭失败，于是敌人改用直升飞机空降一个班占领山顶，配合其正面进攻，阵地一度失守，后又夺回。

当日下午，土耳其旅以一个连至一个营的兵力在八架强击机掩护下，以 10 多辆坦克打头阵，在炮火猛轰以后向 181 师 541 团阵地发起进攻，团长王子波指挥各营沉着应战，将敌击退。

21 日，敌人集中兵力火力猛攻一点，企图首先夺取 541.2 高地。坚守这个阵地的是 541 团二连副班长彭富礼带着战士戴金华和李贵才组成的一个战斗小组。

天刚亮，八架敌机就向二连阵地滥施淫威，凝固汽油弹、燃烧弹一股脑儿往下扔，一会儿把山头上炸得到处都是坑，许多大树也连根拔起，石头、泥土、树枝四处乱飞，排长岳立功向连长郭振发建议说：“我们不能等着挨打，揍一下这些狗东西！”连长说：“好，所有轻重机枪一齐对空射击！”岳立功立即把营部配属给排里的重机枪架起来，和轻机枪、步枪组成三个交叉火力网，向敌机进行射击。敌机十分疯狂，几乎是贴着山投弹，这下可给岳立功抓住了时机，一阵猛打，一架敌机的油箱被打中了，顿时冒出滚滚黑烟，吓得赶紧爬高，仓皇逃命。战士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都说打得好！这一天，共打伤敌机两架。

22 日 9 时左右，敌人炮兵开始了猛烈轰击，土耳其旅一个连在炮兵和 10 辆坦克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向二连阵地运动上来，首先以一个排向二连阵地右翼攻击。可是，当敌前进到距离二连阵地前沿约 100 米处的一道棱坎子下时，突然停止前进，转入了火力攻击，子弹雨点般地射过来。在前沿排指挥作战的连长郭振发立即判断出，“这是敌人在耍花招，采用佯攻战术以吸引我右翼火力。”郭振发立即命令 82 炮、60 炮压制射击，一边调整火力，以变制变，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在左翼山脚下，敌人以一个排的兵力在炮火和坦克掩护下，向二连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守在那里的彭富礼小组早有准备，待敌人进至 50 多米时，彭富礼才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齐把手榴弹向敌人投去，彭富礼一股劲就扔了 20 多颗手榴弹。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乱成一团，有的拖着伤兵往下滚，有的爬在地上不敢动弹，也有一些硬着头皮硬往上冲。彭富礼乘势端起冲锋枪又狠狠地一阵扫射，敌人又倒下好几个，剩下 10 多个侥幸活着的家伙都屁滚尿流地逃